

红
巽
粟
丛
书

叶文玲影记

叶

叶丛粟巽

红巽

文

叶丛粟

玲

叶丛粟

叶丛粟

叶丛粟

叶丛粟

叶丛粟

叶丛粟

叶丛粟

叶丛粟

珍藏版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珍藏版

红 罌 粟 丛 书

主编 铁凝

叶

文

玲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墨粟丛书·珍藏版

叶文玲影记

叶文玲 著

责任编辑 王 萍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制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5.875
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7-5434-3201-3·I·356
定 价 85.00元



叶文玲

一九九五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罍粟丛书”。该丛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罍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发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罍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罍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有的，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的图版。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狈的、或者说简直不便示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引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篡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面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得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做“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珍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铁凝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一九九四年已经远去，一九九四年盛夏的一桩盛事，却如嘹亮的号角清越激扬，时时回荡耳边；又像是四季不凋的常青藤，蓬蓬勃勃缠绕心头。

写在前面的话

那号角，便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一声呼唤为迎接在我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他们在一九九五年春推出了一套《当代女作家丛书》；因为郑重其事，他们还特请文坛大家王蒙挂帅主编。于是，应召而去的我，冒着盛夏的豪雨欣欣奔赴，被久违了的一种激奋裹挟，只觉得雨中的北戴河，彼时仿佛也应合着自己的心境，浪拍天际，分外豪壮。

豪壮的岂只是大象动脉？闻讯汇聚的同伴，无论是新相识还是旧相交，都比我年轻，又全是那样英气勃勃！一句句不让须眉的议论，全都是带着时代气息的风雨雷电，听得心头怦怦的我，正在盘算自己的“库存”呢，那边，鲜辣出挑的总书名又抛了出来：红罍粟！

我先是着实一惊。英气勃勃的同伴，可真敢起！难道就不怕“又毒又美丽”会成为他人的疑问和指责？

继而一想，事物都有它的另一面。红罍粟的“另一面”，是怒放于盛夏，热烈又红火，纯洁而丰富。纯洁的是愿望，丰富的是内涵；热烈的是我们澎湃的心情，红火的是大家一枝枝生花妙笔下绽放的五彩文章。

这才是红罍粟的真正价值。

既是喻示，又是象征的红罍粟，就这样成了灿烂心头的四季

花。

明白了这喻示象征，我再次欣欣然挑选入书的篇什。

美丽和热烈，成了我挑选入书的“主色调”；于是，我将成名作《心香》再次入书而并不顾忌读者是否依然倾心。我自信美的毁灭和长存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在这卷要顶礼奉献给全世界妇女的书中，我不愿揩掉曾经热烈流淌的泪滴。

诚然，收入书中的大部分篇幅是我的新作。这“春、夏、秋、冬”的长短篇章，虽然不能说已经尽显了特区之美，但我曾多次涉足特区，对那个地方的全新感悟，使我情不自禁地以这些热烈颂歌，作为献给特区的诗行。

读者不难发现：这四季卷中的主角，都是在我心中蕴蓄已久的，永远鲜活的“水做的”女孩儿。

“青山不默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无论是近在咫尺的故乡，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特区，我的小说总割不断山缠水绕的绵绵情结，于是在考虑书名时，除了《此间风水》，怎还会有别的选择？

书出来了，出齐了，洋洋洒洒二十二本，犹如二十二朵怒放的罍粟花。

书出来了，出齐了，在北京、石家庄举行首发式时，蜂拥而来的读者使签名的我们，一个个忙得汗流浹背。

书出来了，出齐了，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果然出足了风头，一群群参观者簇拥在“红罍粟”周围，许许多多朋友举着得到的书和作者一起照相，再谦虚的作家编辑也难免得意洋洋。

“红罍粟”的风头还没出够，她继而又得了这个奖那个奖，“红罍粟”的栽培者也并非以

十 此为满足，策划者再度匠心独运，又“运筹”出了这套以作者名字命名的影记。

百十张照片，百十篇小文，似清流涓涓，也是瞬间撒珍。

照相虽然是瞬间艺术，可相片犹如永恒的镜头，留下的是珍贵的回忆。

人都有自己的珍藏，相片更是心灵的珍藏，有时候，一张相片的价值，如同折叠的历史书页，也是无价之宝。

文 她将也是不墨青山，无弦绿水，所表达的，恰恰是千秋万古咏诵的一个词：感情。

具体的说明，在照片引文中，或简或繁地都说了，简有一帘风月，繁见万里溪山，读者诸君自具慧眼。

玲

叶文玲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影

化



童年唯一的“立此存照”，时在一九四八年春。大概除了我自己，没有多少人会认出那是六岁的我。旁立者为即将投奔地下游击队的大姐叶文之。当时的我，根本没想到这是姐姐意味深长的告别留念。

那天，正在与小伙伴玩“丢石子、造房子”的我，忽然被大姐唤过去照相，我噘了嘴，因为，大姐责备我又使脚上的鞋“卖了生姜”。幸喜冲出来的照片没有将这可羞恼的破绽公之于众。（图一）

考入楚门中学是一九五四年秋，十二岁。童花头留起了长辫，母亲用自己一件咖啡色的旧旗袍给我翻改成当时最时髦的“列宁装”，脖子上总结着头年在小学就戴上的红领巾，胸前也总没忘佩戴校徽和证章。（图二）



初中二年级，十三岁，在故乡县报上相继发表了儿篇小小说，于是把少年的文学梦做得更加灿烂辉煌。在学校里，也是文艺活动的活跃分子：校报通讯员、校报编辑、语文课代表、作文比赛的常胜将军、“五四”会演的编导……兴趣广泛，身心忙碌，而将来去考北大中文系更是笃定不移的梦想。（图三）

在复旦上中文系的兄长叶鹏，是弟弟、妹妹崇拜的对象，也是我文学之途的引路人。一九五五年暑假，风华正茂的哥哥回家探亲，将自己在复旦学生科学讨论会上所得的奖金，为弟弟、妹妹各买了一件新衣。于是，兄弟姐妹们团团云集周围，感谢哥哥的馈赠。

前排左起为大弟叶善训、小弟叶善园、妹妹叶文丽。

后排左为我，中为兄长叶鹏，右为异母哥哥叶善纬。（图四）



吳曉霞
Shaying



6

7

一九五八年，十六岁。一九五七年因受叶鹏兄错划右派株连而被迫失学的遭遇，成了青春期长长的噩梦。从此，我开始了艰难的人生旅程，经历了农民、小学教师、农场职工等等不同的生涯。

对文学的酷爱似如火种不灭，一九五八年六月，我终于在省刊《东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和雪梅》也是这年夏天，为了去大西北谋生，第一次只身出门到杭州，见到了阔别十年的大姐叶文之。

难得的一个周末，在工厂工作的姐姐心血来潮地拉我去照相。一九五八年是大劳动“大跃进”的一年，宣传口号虽然花里胡哨，生活里却不崇尚花红柳绿。因此，照相时，我的花袄和围巾是借大姐的，大姐的“行头”是借同事的。（图五）

一九六二年夏，刚届二十岁的我，远行北方与王克起结婚。克起是叶鹏的同班好友，受叶鹏错划的株连发落河南，在内乡高中任教。于是，在我自传的这一页上就有了这样的文字：感其恩义，哥哥作伐，我和素无谋面的王克起结了婚……

在这里，我漏提了还有一位“作伐”者，那是他们的另一位同班好友魏文瑞。于是，远行路经嘉兴时，我特意去看望魏文瑞和她的两个可爱的儿子。（图六）



图 15

8

9